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峯集卷一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朱　恩

五峰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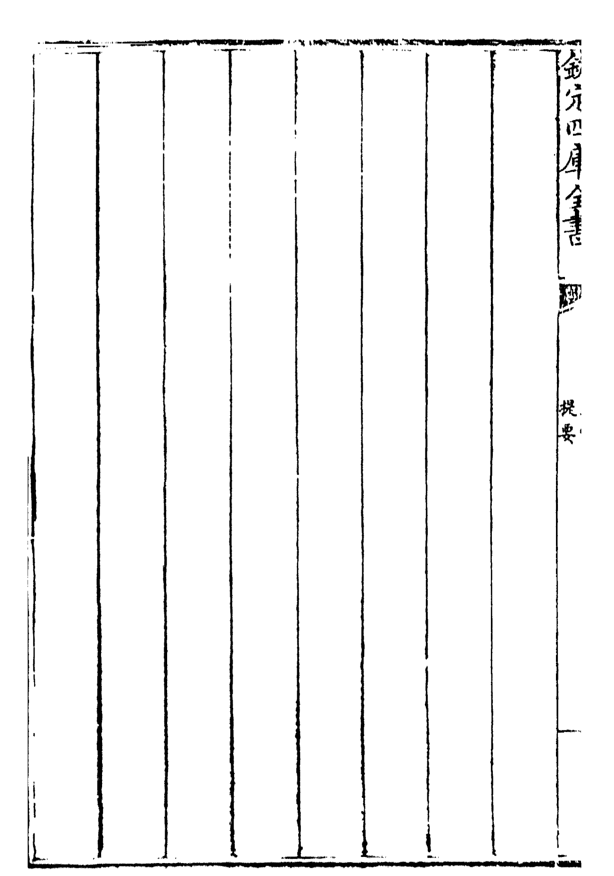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五峯集五卷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録陳振孫書録解題其集凡有二本一本五卷一本不分卷此本題其季子大時所編門人張栻為之叙凡詩一百六首為一卷書七十八首為一卷雜文四十四為一卷皇王大

紀論八十餘條為一卷經義三種為一卷蓋即所謂五卷之本也所上高宗封事剴切詳盡宋史已採入本傳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疑孟之誤議論俱極醇又有與秦檜一書自乞為嶽麓書院山長蓋檜與宏父安國交契最深故力汲引之宏能蕭然自遠蟬蛻于權利之外其書詞婉

而意嚴視其師揚時委曲以就蔡京者可謂青出于藍而氷寒于水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五峯集原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栻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于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盎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于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畧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

故其發見于辭氣議論之閒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于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于文字閒者復止于如此豈不甚可嘆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五峯集卷一

宋　胡宏　撰

古詩

題上封寺

百年身似客浩蕩世間遊入望青山好夢魂偏我留我家巫山十二峰浮江直過巴陵東瀟湘水與蒼梧通環繞衡嶽青冥中扁舟白雲不可度杖藜蠟屐乗春風山

光浮動可攬結雲舒霞卷飛煙虹滐巖大壑翠巘列足
力已到心無窮羣峰迤邐勢不競上盡祝融五千仞祝
融峯高天更高太空人世如牛毛風雲萬變一瞬息紅
塵奔走真徒勞蓬萊羽化慕神仙神仙渺茫何處傳雪
山清淨問因緣未識乾坤造化權獨立高寒明月裏此
心無著已怡然從令識盡青山好歸向人間別看天

送友人歸荊南

瞬息光陰便百年壯時無謂此身堅莫隨白日悠悠去

要見先氏的的傳心肚文能似班馬眼看青紫自頭旋

望雲飛鳥長天外臨水不知魚在鉴沈吟巖野意不展

變理一身居屢遷願學只知依孔聖懶從禪客問因緣

聖門子貢最明達肯使宫牆但及肩天生我才楧更拙

未逢良匠入雕鐫清漳見公二十載論仁一句期超然

致知兩字足功力方信能行窮化先南山文會未振起

公今遠去岷江邊聞說豺狼臥當路日向黄昏休更前

況復江城動鼙鼓四時烽火長相連征輪决去曳不止

男兒性命絶可憐曉月子規驚別夢㝠㝠空有淚痕濺
臨岐相贈要切語慎勿使我空華巔

簡彪漢明

斯文久寥落我欲問蒼天蒼天默無言復欲問古先古
先羣聖人去我三千年紛紛儒林士章句以為賢問之
性命理醉夢俱茫然皓月隱重雲明珠媚深淵近得程
夫子一綫通天泉蕩滌淨塵垢逸駕真無前自從喪亂
來鼙鼓聲闐闐日事干戈末那尋孔孟傳湘中彪夫子

有志窮益堅讀書文字表至善時一遷老去不自止直欲求純全問我曾點意乘風舞雩頗行年付造化笑問青銅錢默契天地心誰能泥青編

西林寺廓然堂有懷

超然峰頭秋氣清廓然堂延秋月明我乘清秋弄秋月中有所感思冥冥峰勢凌蒼穹上有烟林封去天不盈尺路斷心忡忡堂空人何在澹然思無窮寂寂本心流太空虛名過耳如松風惆悵禍亂波流洪目極征鴻淡淡

天萬古消沉向此中

和江子玉二首

無奇試學居盤谷誰信斷絃膠可續湘天冷落數家村曩時曾枉旌麾沐游湲階下碧溪橫柳靜風微幽意足知君文武濟時才舊時軍律寒生栗文青脫略是人師應有魏昭能換粥我無真樂送芳年悵望顏回屢空腹凄涼指日秋風高願更同來寫心曲白駒皎皎來空谷希聲絕世人難續其端謠起亂羣風

擺脫敝衣聊一沐悠然良夜得酣寢覺來無欠亦無足
不踏紅塵陌上花自種青雲隴頭粟嗚呼夫子大聖人
七日藜羹食無粥休爭得失等雞蟲克己樂善充身腹
風雲變化會有時微吟袖手清溪曲

園景大吟呈伯氏

青鞋黃帽侵晨起杖策徐行聽流水雲輕淡月欲明時
竹裏清風開太始山鐘鬪發催天曙廟鼓連聲動聾耳
東山青樹映霞明西嶺朱樓眇烟裏樵夫荷斧晨出山

漁子攜魚午趂市靜看岐路人營營獨坐小亭秋靡靡已知物理時常改因見天工神不死胷中浩蕩一乾坤世上榮枯均泰否悠然種植得佳趣春意生生自無已

寄題向伯元敬止堂

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禄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幡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賓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為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誰似者又不聞傅說安身操板築遠

離世間名與祿那知商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為相俾后從繩正如木四海俊乂咸風從跋扈諸侯盡臣僕功成止見顏容改了了壯心無反覆平生懶性願退藏退藏恐遂成荒唐因求古人作鑑戒管寧華歆情所當齊名遯迹俱鋤菜擲之不顧為人量詩書俎豆化遼海威武富貴何披猖初年虛名大可恥末路高風紆思長有志君當學伊傅忘情我不傚羲皇願如幼安有終始進退一致宜加詳

雲月

朝看南山雲暮看西山月雲物時有無月魄逓盈闕月明雲昭章雲散月竒絶屈伸至理中莫道吾生拙

南山即事

南山崇崇幾千丈今晨忽被蠻烟蜑霧埋其髙安得萬里飄風一吹散見巍峩蒼翠解我心鬱陶鬱陶心匪他為愛南山髙

題楊氏猗猗閣

望處積雲深妙見此君心中虛抱元氣不受一塵侵嗟
哉人生逐利名雞犬放去猶知尋我愛坐君閣游戲猗
猗林明月照我懷清風吹我襟消磨胸中沈著病無愧
衛武生于今
林生何猗猗挺立似豪傑新稍一直上青冥本末便與
春風徹嗟哉流俗人交義隨情決寒霜落千山我愛此
君節脊馬題閣心萬變不磨滅
蒼天

蒼天映清水下見白雲飛天水從何來飛雲更何依人
生亦如此融結中有機此機即天命吾心端不違

碧泉興作即事有感因續魏武之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往者如江來者如河往來無盡弗
移弗那奉身理物何少何多天長地久我生靡它樂此
泉兮于山之阿

題談氏濯纓亭

茶陵水似滄浪清我行征驂登小亭孔聖去矣不可見

野人有歌誰復聽孟子能推孔聖心寥寥斯意有誰尋中原可惜無人問此日聊爲梁父吟

觀建安七子詩

作文發妙理經國属遠圖游目建安中才子足歡娛王劉與應阮精神可交輸西南落漢日揚益奮兩隅山河裂地軸星象分天衢八師遇有姚萬世垂楷模一元均大化五服擁皇都悠悠彼七子流光失其孚飛觴宴姚孌鼓瑟吹笙竽主人敬愛客徒爾相揚揄魏祚竟不長

詒謀止斯須逡巡數十年劉石横八區所以漢高帝慢
罵輕文儒

小圃將成

我愛青山好衡山鎮南極連峰叠翠西池西五峰新亭
面相直矯獄崢嶸天地中飄零身寄衡山側衡山之峰
七十二奔走芙蓉盡供職紫蓋峰頭走日東不朝芙蓉
理莫測芙蓉峰巔栖白鶴令人不見雙飛真應是赤霄
隨鳳遊遠向青田謀雁食逍遥九臯鳴閶天奇蹤只許

羣仙識平生苦無適俗韻置身大禹巡方域雲舒烟卷

試懐抱月下風前得消息四時有酒熟有花百年無喪

亦無得儘教人作畫圖傳杖藜見我看山色

送璉老

湘中應中古道場復有我爵道人住昔日三生藏裏來

今朝十二峰前去杖錫飄然别故人笑望梅花理征路

我曾問公五宗派電掃羣生小見解直指萬法無盡身

坐覺靈光滿沙界辨舌横放傾天河崢嶸盤頓禪宗壊

吁嗟我生在儒門儒門大業無人論滔滔姑想天之下衣冠滿目如雲屯焚香再拜願聖主一統三教清乾坤

水心亭

水從靈淵來清泚不可污經過我亭下妙見涓涓處見處事如何欲說豈無路百丈生潮頭一勺本性具經紀大地闢形勢中國著江漢荊襄望河渭豳洛固衡山折底柱巇石堆灔澦泫泫三千丈滾滾四海布豈有不巖阻盈科滴然去豈有不隄防潤下渙無住昀昀青山田

渺渺均淼汪蕩蕩白虹舟飄颺任奔翥來者無終窮濟者無量數周流造化功妙體不競愫寄語觀水人事不在章句

同伯氏還鄉

江村沙暖蔞蒿長味比枸杞新甘香茁茁荻芽生近渚紫花臺萊初未嘗白羊烏牸俱在收茅舍竹籬是故鄉人生未必須富貴萬里且願身康强徑買官場舊醅酒共醉春風殊未央

桃源行

北歸已過沅湘渡騎馬東風武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聞說桃花更有源居人共得仙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蒼蒼雲日暮投竿拱手向我言桃源之說非真然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臥桃花邊桃花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周旋酒醒驚怪告儔侶遠近接響俱相傳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

雅志不肯為秦氏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褰海雜風塵不然川原遠近蒸霞閑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嗚呼神明道八極豈特秘爾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勒馬却辭漁父回及晨徧覽三春色莫使風雨空莓苔

獨坐

卜居幽勝衡山繞五峯西望青冥杳乍聚乍散看浮雲時去時來送飛鳥卷舒自在都無情飲啄天然類不擾我生何似鳥與雲掉頭心向人間了

律詩

梅花呈孫奇父諸公

萬里春回過短牆孤標亦似殿年芳蕭踈月下天然瘦澹宕風前自在香寒色重時花正發暖烟纔禁實先嘗越人不向梁臺路畫角一聲堪斷腸

題友人養素軒

少時情意在滄洲壯歲還知學孔丘萬事只嫌心有病百年不作夢中遊紫泥詔下人須在黃卷人開我自收

耻向紅塵浪奔走看雲消盡意横秋

春日郊行

東郊野馬爛氤氲聊駕柴車問訊春遠草緑沉煙霧裏高花紅照綺羅新迎風柳占鶯啼處帶雨泥融燕觜匀動植自私還自足天邊愁殺踏青人

和韓叔夏碧泉

靈源一派似河傾隱映長天萬古情林影淡揺秋月冷澗瀾先凝玉壺清舊栽沿岸柳陰合新種數株梅子成

誰引人來問消息只緣山外有流聲

題法輪寺

春色初收夏氣清路分松檜入崢嶸深盤岣嶁千峯下遠抱瀟湘一線明大衆總迷身在處三關除却道方平山林若是有情住何與紅塵爭利名

郭氏嘉山亭

衡山何似洛城居不久從來亦不餘赤縣人希舊勛業清閑身自富詩書搜羅神化觀周易略去玄黄陋太初

最是忘機湘水上風輕日淡看游魚

湘中館

館瞰瀟湘畫不成波瀾入海是通津風吹桃席清無夢

煙攬江城曉變春柳色幾回輕别首梅花偏見遠征人

誰能不逐紅塵去到處分明認得身

和范公授

貧病離居莫厭侵滿牀黄卷静披尋情通不礙天機妙

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森森

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紫蓋峯前作小圃日親園事情見乎辭呈伯氏
萬簡彦達先生
有志從來不浪發只發心不似前脩數畝未竟已頭白
待穫忘情在晚秋自覺才疎勝北海又無經學震西州
甘為稼圃南山下長謝周公愧孔丘
和伯氏
為圃非是學樊須鋤罷歸來又讀書董子不窺緣底事

陶公成趣愛吾廬華枝瘦日應擡舉草色回春莫剗除
長遣箇中消息在此生何處不安居

水石

水石平生性所便栽花種柳亦天然春風花發遊人見
秋月雲收照我員玩意隴雲情自逸放懷天理道無偏
坐消白石千峯下長嘯一聲箕斗邊

碧泉九日有感

祝融地勢東南俯西北星辰拱漢闕冷落山河憑玉几

凋殘名物損朱顔西風凛凛鵰空搏朔雪飄飄雁亦寒正恐中原消息斷問誰曾到五陵閒

雲日韜光山水幽亭亭風送雁來秋當時祓禊千華好今日登臨萬葉愁刻蠟桂香環遠路縷金蓮色亂方舟丹青妙處身知在不作浮鷗信浪流

吴承遠譏登山

胸中無滯是神仙行止由來各有天洞裏道人心快快雲閒遊子自翩翩塵懷已逐山風掃好意都從梅藥傳

回首七香車上客大家歸去莫流連

和王師中

誰驚河涑履秋霜今日金湯古壞牆未見主人來北道但聞羣盜去南塘憂時我不嗟留滯訪道公能適莽蒼

絳帳早移收歲晚吟風弄月動衡湘

衡陽一帶飛清霜梅李爭春開出牆萱草亂生封遠岸柳梢搖影瀉回塘午從三徑春光動晚看千峰寞色蒼

一止一行皆自得憤時堪笑屈沉湘

歲寒孤節厲冰霜汲古門開數仞牆朔塞烟雲封赤縣
陽關𨀂酒絶青塘無才空自憂當世不宰應難怨彼蒼
獨坐獨行求伴侶澗尊山蕨願同湘

和人

天柱新詩缺嗣音幾回開卷靜披尋眇綿今古乾坤大
盤亘華夷海岳深每愛躊躇興事意不將勉强會天心
中原未必生涯盡只恐吾人老自侵

謁虞帝祠

有姚心妙贊乾坤堯禹興亡賴兩存蒲坂舊都西望遠蒼梧陳迹事難論九官效職羣英聚二女宜家聖德尊萬代君王模範表吁嗟一廟破荒村

別吳衛道

學業應須見本根語言無用苦評論醇醪自昔懷公瑾藥石誰令識孟孫憑仗嬉遊試功力隄防色厲却淫恷臨岐大愧無相贈聊寫蕪詞示法門

別仝當可

一别賢關二十年人間萬事儘悠然堪嗟烽火干戈地元是衣冠禮樂天騎馬相逢南紀道離尊同舉大江邊此時景色如秋色自古丹青妙莫傳

書院即事

為無經濟學萬里築幽棲波漲青冥濶柳垂春色低烟花薫小院風竹掩丹梯便是神仙宅世人應未迷

碧泉獨步

淅淅秋風動前橋晚步還小魚銜岸側白鳥立溪灣明

月照秋水淡烟籠遠山此時知造物憐我一身閒

雙井詠水仙有妃子塵襪盈盈體素傾城之文

予作臺種此花當天寒風冽草木萎盡而孤根

獨秀不畏霜雪時有異香來襲襟袖超然意適

若與善人君子處而興之俱化乃知雙井未嘗

得水仙真趣也輒成四十字為之刷耻所病詞

不能達諸君一笑

萬木凋傷後孤叢嫩碧生花開飛雪底香襲冷風行高

並青松操堅逾翠竹真挺然凝大節誰説貌盈盈

示二子

此心妙無方此道大無配妙處果在我不用襲前輩得之胥咣朋直與天地對混然貟且成萬古不破碎體道識泰否涉世隨悲歡滯迹紅塵中情寄青雲端早年勤學道晩節懶為官心活乾坤似機貟身自安

泉上

晨起步林丘路經泉上頭天邊日色下水底浪花浮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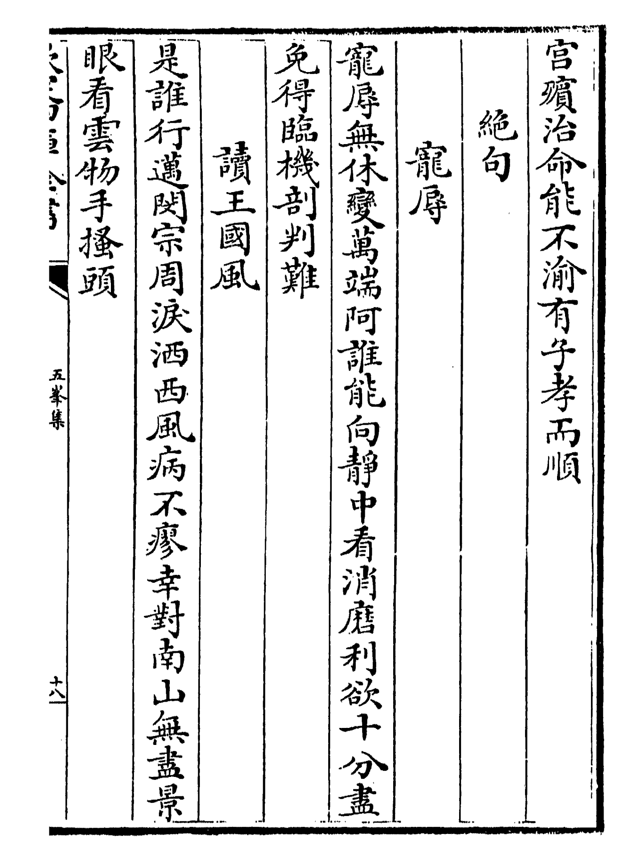
淨蒲芽綠風牽荇帶流澄瀾立白鷺細浪逐輕鷗翠鳥來還去脩魚躍更遊動成春色好愈覺道情幽田舍知何處江湖興未收徘徊不忍去暝色冷如秋

五峯亭

鼇山置亭榭開沼放波瀾松竹希微綠菱蓮次第丹風煙富清遠氣象薄高寒媚此千金軀舍彼百慮攢神嶽精靈動人寰波浪漫樂生憂亦集徙倚徧闌干

挽孫奇父

英雄割據喬少年事豪俊名勝翩然交仁義以身徇南州作吏師西洛陪先進情高尚禮樂代季見戎陳王師頻潰遯我憤嬰疢疢草廬臥江漢僚幕資才俊昭昭心自知蹇蹇步不迅乘風忽遠去炎嶺善持慎先君有顧懷丈人踐忠信相從寓衡山時許闚牆仞胷中學海深古本詞源濬老矣猶詩書飢來只微菽馬革誓裹尸氣凜如秦藺無力獻廟堂使得致忠藎據古論孔周及今佐堯舜吁嗟民多瘼慘戚天不憖煢煢轉車行遥遥渚



宮殯治命能不渝有子孝而順

絶句

寵辱

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靜中看消磨利欲十分盡

免得臨機剖判難

讀王國風

是誰行邁閔宗周淚洒西風病不瘳幸對南山無盡景

眼看雲物手搔頭

蠶食

蠶食人間我厚顔命成奇數故偷閒不知世上山河大終日徘徊百水間

春事

横翠橋南柳色稀過橋春事那人知君如就我問消息新種海棠開兩枝

走馬尋春西復東天桃零落委殘紅可憐日暮天低處但有梨花弄晚風

和伯氏

風高吹散日邊雲綠水初迴沙際春逝者如斯長不住

汨羅愁絶笑靈均

漁子

瀟湘烟霧隠千重風月磯綸在在同笑傲飛帆名利客

扣舷都入暝歌中

小舟游漾占江天家在蘆花一縷烟最是好風明月夜

棹謳相應亦忘筌

贈人

孝弟須知是本根萬般功行且休論聖門事業無多子守此心爲第一門

次劉子駒韵

忙中不識本來心一點靈光自在明只向靜中尋底事恐遭顛沛不員成

心由天造方成性逐物云爲不是真克得我身人欲去清風吹散滿空雲

念良朋之難得嘆俗學之失真因成二絕

湘上初見故鄉人萬事不論惟論心要識此心真面目
不知君意向沈吟

章句紛紛似世塵一番空誤一番人讀書不貴茍有說
難得語言纔是真

陳平

陳平相業定何如應對知君智有餘不佐漢興三代業
區區心事六奇書

項王

快戰焉知霸術踈烏江亭上獨欷歔萬人三尺俱無用可惜當年不讀書

韓信

功成全仗漢家兵真是英雄不藉人禽了項王知退步定騎箕尾上天津

中秋對月憶伯仲

人在西南分楚越天轉金風更凄切此時何事最關情

囿圓獨對中秋月

日照圃中

鬢白逢春興更長等閑花木亦芬芳有時倚杖迎風立日照川原細草香

碧泉書院偶書花木所有七首

自到湘南不見花傳聞金谷舊人家手培數本珍如玉買得紅尖一寸芽

妙手揮斤合杳冥交加生氣使相停栽培自別根芽蠹

要見山川舊典刑

武陵春色片雲紅紅綻功歸暖日烘青帝也應長作主

莫教隨水又隨風

青松未結茯苓英杞菊春風亦已生藥物豈能增大數

栽培扶我暮齡行

海棠初破紅如滴楊柳新回綠似挼把酒只愁春莫去

望雲時問日如何

荼蘼裊裊弄柔條亦自經冬解不凋更有異香含素蘂

小槽能使客魂消

白沙波底石苔青水草搖搖自在生紅日半竿人世鬧

倚闌亭上曉風輕

和僧二首

西風吹我對秋光要挽銀河萬里長洗盡世人煩惱障

大家無事得清涼

自覺生緣徧大千閑關終日看爐煙有人會得箇中意

一語不彰天下傳

四月八日示澄照大師

今朝浴佛事如何清淨心田也洗麽塵垢不知何處得古來明月照江波

偶書

一丘自足更何營萬里神州長在眼莫愁風景異山河晴天雲蔭清峰晚

和馬大夫闢佛五首

真諦休談欲度人度人先自正其身天倫棄擲如蕭梗

反認他親作已親

諸子隨流本既分西天更有一般僧高談性命稱仁者

支遁悠悠莫可憑

三綱古有辨夷華一處分明萬不差可怪棄君逃父客

妄談心印自雄誇

天開學海在明倫中有妙處誰能臻風波浩渺不得度

傾向浮屠去問津

貪真不去只談空近代禪林盛此風憂世最憐秦地老

指迷端有洽中公

和僧碧泉三首

清泠空色似秋澄疑集羣仙擁萬靈深處有香春不斷
波閒藻荇四時青
人似春花自在開本無根蔕孰栽培一番零亂一番長
不是前花去又回
山根泉發瀾生凝亭上風微浪自平汩汩長年流不住
無言千古意分明

和伯氏聞雁

隨陽羣雁逐雲低望斷孤鴻萬里飛不為江湖稻粱樂幾時大許送春歸

朱元晦寄詩劉貢父有風藉溪先生之意詞甚妙而意未員因作三絶

雲出青山得自由西郊未解如薰憂欲識青山最青處雲物萬古生無休

幽人徧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

洗過一番山更好

天生風月散人間人間不止山中好若也清明滿懷抱

到處氛埃任除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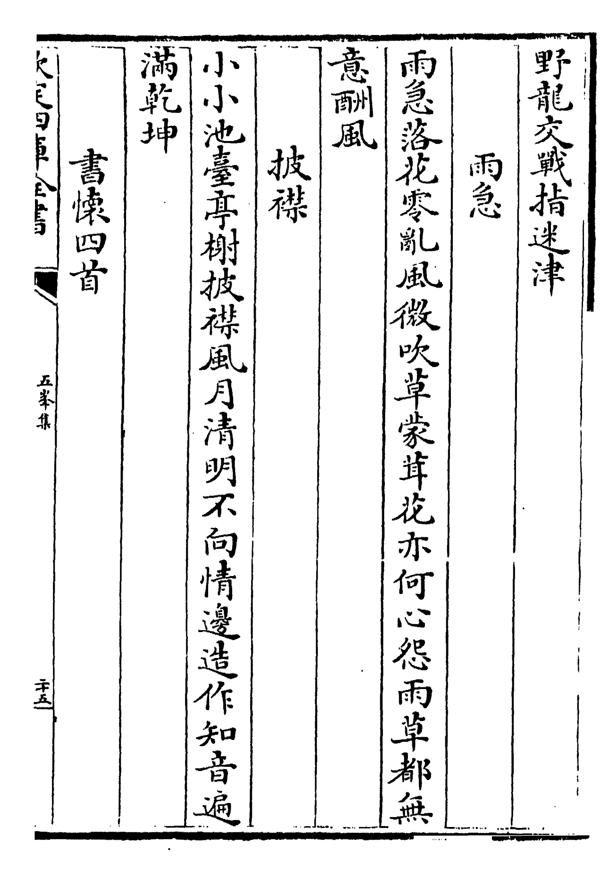
和劉子駒存存室

動中涵靜是天機靜有工夫動不非會得存存存底事

心明萬變一源歸

靡草

陰陽妙合互藏精萬物森然各有神靡草露機坤是復



野龍交戰指迷津

雨急

雨急落花零亂風微吹草蒙茸花亦何心怨雨草都無意酬風

披襟

小小池臺亭榭披襟風月清明不向情邊造作知音遍滿乾坤

書懷四首

秋風送盡炎威日色凄凉半掩皇天不斷春工紅我芙蓉萬點
含笑花開洲上忘憂草發臺邊底事當憂莫忘忘時便是無天
臺上忘憂草發洲前含笑花開世路顛冥堪笑旁觀心自休哉
來時見花開去時見花落花落花開一任風吾生處處皆真樂

憶伯氏三首

又見雁南飛遠行人未歸西風吹白髮肌瘦不勝衣

又見雁南飛行人幾歲歸朔風吹病體獨對雪霏霏

又見雁南飛遠人音信稀東風吹夢去一見貌頎頎

偶書四首

道抱陰陽妙天行日月長花開千種麗葉下一般黄

青山萬古色幾人曾賞心蕭蕭木葉下我坐復沉吟

獨坐千峯下偶焉起徘徊有誰相共笑遥見隅溪梅

衡嶽望嵩少屹然河漢間浮雲自來往誰肯拓關山

題齊雲閣

道人南山來萬里青雲開去念見本性聚散真悠哉

張良

六國億萬人誰是報讐者壯哉博浪沙一擊震天下

實弟以詩來督作會文又因太原姪寄聲欲作

不速此文人狂客所為非素所望也今以五

絶奉寄雖小阻高興若能從而繹之則有味

也

我病死無日經書更窮年少年宜若厲詩酒勿留連

苦參道難學放肆事容易入脚不可深駸駸成自棄

天道方愈怒在人宜敬身望于經史内嚴自作工程

歲月嘆逾邁入門事業難戰兢曾子意豈可遂闌珊

我祖生文定傑然繼真儒門風早衰颯吾弟意何如

五峯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峰集卷二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朱　恳

五峯集卷二

宋 胡宏 撰

書

上光堯皇帝書

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志利天下而已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及當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為先務是時上無之才而山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

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迹存乎其間逮後世衰微心不及遠志不周物據天下利勢而有輕疑士大夫之心于是始有遯世不返寧貧賤而輕世肆志者於是始有奔走于名利之途納交于權勢之門以僥倖富貴者二者雖有間矣而均為不仁然則孔子所干者七十二君有近於僥倖富貴矣孟子不見諸侯有近於輕世肆志矣而後世仰慕以為宗師而不以為不仁何哉聖人仁以為體義以為用與時變化無施不可

學聖人者以仁存心以義處物相時而動亦豈必于進退哉臣生而愚直力慕高遠以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聖人之政為必可復以天下之衰為必可振抑又身逢亂離窮處山林閱人世之紛紜知天心之神化口誦古先之文心推今日之事靜觀興替動見幾微方戎馬之憑陵痛王綱之不振陛下宵衣旰食招延多士講論治道臣於斯時潛光獨善有懷不陳豈不負臣素心上辜聖世失仲尼孟軻之旨哉輒忘微賤謹用所聞揆天下

之事陳王道之本明仁政之方上干天聽臣聞治天下有本脩其本者以聽言則知其道以用人則知其才以立政則知其統以應變則知其宜何謂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淪没于末流汲消浸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鄰敵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于中都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者充于一

身通于天地宰制萬物統攝億兆之本也故孔子作春秋必書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諸侯必本仁術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心一也而有欲心焉有道心焉不察乎道而習于欲則情放而不制背理傷義秉彛仆滅懿德不敷于行而仁政亡矣是故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慮便嬖智巧不陳于前妃嬪之佳麗不幸于左右時矣陛下試于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

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坐大廷而朝羣臣守是心而推之于事退便殿而幸便嬖亦守是心而推之于事入燕寢而御妃嬪亦守是心而推之于事凡無益于良心者勿可爲也念兹在兹持之以久優柔自進則邪說橫議將逆于耳正言篤論將當于心智慮日益高明功名日益光大鄰敵之侵庶幾可禁叛逆之臣庶幾可滅苟不察心之病而大變焉則身不能自信何足

以孚民心動天意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夫豈不足于窮約哉而瞽瞍猶有不悅焉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慼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惟自强不息以成其仁其憂不得乎親之切乃如此恭惟太上道君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淵聖孝慈皇帝生于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刼於金人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

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宫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甚顧陛下加兵北伐震之以武心目睽睽猶飢渴之于飲食庶幾金人知懼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以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臣之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嗌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短淺自度不足以任大

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固寵榮皆為身謀耳陛下乃信之以為必特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夫金人何愛於我其疑我謀我之心爲有限制土我土人我人然後彼得安枕而卧也苟順其所欲而不吝名號土地人民貨財以委之正是以肉投虎肉不盡其博噬不已臣不知陛下何負於羣臣而羣臣誤陛下乃至于此自初年至於今益已久矣義士之心益已怠矣百姓之心益已安於亂矣陛下不早自為計廣攬英

雄以自輔冀繩心之愆糾心之謬憂不如舜力行不倦以感動天下臣恐四方豪傑有以窺朝廷淺深無肯為國家盡力者也抑臣又聞之湯有天下聖賢相繼臣服諸侯五百餘年及紂一為淫虐周武興兵誓衆乃以為世讐誅之不赦自常人觀之武王之舉豈不過歟而孔子定書取以為後世法者葢作民君師代天而為之予其自任不得不如是也今海内大亂二聖播越元元𠮟心歸命陛下威福大權豈與人任蕞爾女真深入諸華

劫遷天子震驚陵廟汙辱王家害虐烝民此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讐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其宜為讐孰與紂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讐臣下僣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夫既為人臣而敢持二心干紀逆節反行天道其宜誅也孰與紂而陛下顧慮畏懼寛之不敢以為討豈不與武王之志異哉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

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來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故以和則失事親之道而害隨之以戰則得事親之道而利隨之其是非至易明也然不求于本故大論紛紛至今未定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脩身本于正心正心本于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朝廷之上可自欺也而四方不可欺也而天地鬼神不可欺善惡之應急于影響不可不察也伊尹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愚願陛下察天理存良心以身先羣下深憂如大舜自任如周武不牽于姑息之仁不懾于强暴之威立復讐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神而化之與民更始實宗社無疆之休也豈特紓目前之禍而已哉臣聞三綱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能堯舜禹湯文武恭已盡性德合于天一言一行當物情之精中民心之會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折衝萬里天下心服莫

測其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若夫德不能盡倫而三綱廢缺昧于神化而政不能盡制乃以智術利勢相傾者則臣妾而已矣夫天下萬事各以類應君萬民而為臣妾行者必有臣妾之耻自周平王東遷王者迹熄諸侯交侵然先聖之遺澤尚存五霸猶能明大義奉而尊之然文武之道自此日敝强侯之風自此浸興是以秦得逞其智力滅六國君天下原其父子君臣之際莫有當于禮義者陵夷之漸實始此耳

立甫十三年天下共起而亡之漢鑒其獘法古先之餘烈崇尚經術留意三綱政治醇簡用智術而不專行利勢而不縱王道雖微缺而正論未衰也是以終漢之世無侵陵之禍自此以降如曹魏晉宋齊梁陳隋得尊位者皆本于簒弑以三綱為虛假以神化為茫昧以智術為紀綱以利勢為權柄前後相因莫之能革故五部雲擾慾懷遷死神州陸沈戚足江表終不能申大義踰河而北定中原也李唐因隋失道起義兵平暴亂太宗創

業雖有英雄之畧身致太平然三綱不立家道內亂綱紀不張繼世因仍又甚焉故祿山思明豕突上京竊神器吐蕃回紇連年侵暴賴忠臣之力僅克興復迨安史少衰而藩鎮跋扈陵夷至于五代强臣制朝廷之命矣迹其行事皆其類應非偶然也昔孔子作春秋正君臣之辨其旨深且遠可不察歟及本朝開基太祖皇帝受命市不改肆得之以大功受之以天命綱本既正神化斯孚削平僭偽如指諸掌西北二邊雖有動揺終焉

稽首及丞相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不能興教化
弭奸邪心以來遠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將
始有富國强兵窺伺邊隅之計棄誠而懐詐興利而忘
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
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説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訣敢挾
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
遷隆祐使我國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厲三綱
廢壊神化之道泯然將滅綱紀文章掃地盡廢遂致鄰

敵外橫盜賊内訌天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于沙漠皇輿僻寄于東吳嚣嚣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于因循憚于變更不大剗革以返三綱之本邪説横議者不廢干紀逆節者不誅法不守道誅不守義昧神化之良能長智術利勢之心行簿書期會之政文繁實寡偽長喪真上下相蒙莫肯致察大吏棄置法令小吏貪冒無恥奸贓徧於郡縣元元無所告訴意愁心結思所以自遠于上者非智術利勢無由也于是億兆之

心交騖于智術利勢矣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犯法者不必誅亂政者不必退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脩以臣干君以賤干貴子不聽于父弟不聽于兄邊隅不聽于中國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殘賊之政暴著天下危亡之憂日以益甚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將何以興于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然上而公卿之

議下而士大夫之論習以殘賊為常吏為當今之亂將卒不精練兵甲不堅利饋餉不豐給城池不高深之過也昔商紂百克而卒無後項羽百勝身死人手秦倉以資劉項隋洛口以資李密楚城郢而昭王出大城陳蔡不羮而乾溪之師潰故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臣是以願陛下深念三綱潛心神化明倘政事大革風俗使卓然與熈寧之政相反則

中國之道立而邊鄙之叛逆可破也昔孔子匹夫耳天下無主猶以身當天運作春秋承帝王之烈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事討亂賊扶持三綱況陛下居得為之位天開聖性明于春秋又有能為之資乎誠能更加聖心勿牽制于文義毅然討亂賊定名分正三綱窮神化日新厥德九重朝誠四海暮應豈與漢唐行智術利勢與英雄角力角智而後臣之蒠蒠然常恐臣妾之軋已者比乎德格皇天恩施萬姓四方歸命豐功偉績何憂

乎豫賊何畏乎金人耶臣原其要亦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陛下念之父兄之望天下之願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以堯為天子不樂尊位而憂先輔佐輔佐之重同于天地必也相知以心相輔以仁外託君臣之分中結朋友之義吉凶成敗相與同之死而不變然後為盡其分矣豈以言合意行順旨不問諸左右不詢于大夫不訪于國人格天下公議而用之乎陛下自登天

位所命輔相多矣然皆用之驟退之速豈其失于易有未慎而然乎豈其以巳私好惡不以天下之公而然乎豈其悦人之佞惡人逆巳而然乎昔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説皆一舉而終其身既得久于其位故政令綱紀有常而不紊可變而不變此其所以能創業興衰者也陛下今欲任輔相以二君為法可矣臣嘗思之陛下所以不然者其以未知羣臣心志才德將廣攬徧試以識其賢不肖而后決進退之歟臣恐計之疏也昔禹

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孜孜不倦惜此寸陰況陛下大讐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蹙危亂交至義之不可以已孰若大禹迫切于心不可以怠孰若大禹陛下誠蓄乾元之德施剛果之用以大禹之事反求諸心則輕重緩急可知必不肯一日茍安其居矣又何忍以九年之久嘗試羣臣哉臣恐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足以傷賢于耕樂之陋也臣以在廷之臣類皆茍媮道尋常之言理細微之故虛延歲月曾不能因時先事發憤慷慨一

為陛下明陳斯道致行期義而黄金横帶坐於廟朝更出迭入傳呼輔相孰有赤心許國不以浮名浮勢動其心者大臣如是則人主最病臣原其本亦人主之誠不至而自病也曷不改更心慮恭默思道積誠于内感通英賢進而任之使久于其位責以功實無為坐費歲月棄機會縱讐逆而不治使義士聞之而解體英雄聞之而動心也羣臣亦知以是為憂為陛下言之乎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

事業素定于胸中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今夫弈之為數小技也規勢不先定猶不能取勝況欲興衰撥亂倚任輔相而用嘗試其術之人僥倖以望成功必不可得矣夫輔相者百官之精選人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陛下輕以授人使各以類進則執政侍從之臣可知矣外臺耳目之寄可知矣郡縣民之師帥可知矣所以寄閫外却敵折衝者可知矣廊廟非其人則淺近之言

日進理義之論不聞而是非亂于天下矣監司非其人則刺舉之政不行黷貨懷奸舞文弄法之吏得以臆逞履正奉公清脩惠化之士無以自進而名實亂于朝廷矣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于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讐敵外縱孽內生而披枝傷心之禍萌矣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昔燕齊敵國也昭王得一樂毅而猶能以弱燕破强齊而克仇報怨令中原陛下之儁一則金人一則齊楚以名則中外非敵以義

則叛逆之臣不可與我抗也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職則天下之善何所不進正名定罪任天下武勇起義兵從西北思歸之士以誅暴亂何所不克臣歷觀前古天下未有無臣之世患在人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感德之士不可得而官矣好柔佞而惡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陛下必欲致士能絕是三者勿萌于心紬權數仗誠信忘利勢與天下之士相期於

道義則真儒命世之才將爲陛下出焉或不若是則訑
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而
讒諂面諛之人窺隙乘間僥倖競進權在輔相則黨於
輔相權在閹宦則黨於閹宦權在將帥則黨于將帥欲
固其寵遂相擠陷不論人之賢否不計事之是非不顧
國之安危苟可以傾人而便巳者無不爲矣陛下亦安
能人人而察之哉古者聖王制爵位所以明等級也制
寵祿所以奉名器也以此防民猶有尸位素餐惟利之

徒棄君如土梗弁髦莫之恤者況人君自以爵位寵禄為已私則天下安知爵位為明等級之義乎安知寵禄為奉名器之禮乎君以富貴畜其臣臣以富貴懐其君而百官皆不知其職矣在官者無他事大抵轉相承奉務以榮進為先欲綱紀文章之不墜禍亂釁隙之不滋其可得乎夫官人之義以其賢也以其才也用其賢才益為民也唐虞三代莫不為事設官為官擇人君無姑息之命臣無希冒之心當斯時也上法一而百度張下

心清而萬事理遠邇肅安封疆靖固四方歸命而無狂狡之憂譬之人身血氣强盛膚革充盈自然陰陽之寇不作而邪厲之氣不能干也今世則不然為人設官為官造事冗濫交錯仰食縣吏侵漁百姓壊風俗亂政事往中原時提封萬里郡縣以百千計論者猶以為將不勝其獘今地益狹隘州縣無幾士大夫自西北而東南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矣自東南而官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郡縣荒殘百事宜簡而官吏猥衆上官大吏各私

其親不遵法制移易往來曾無定止互相攘奪不顧是非受賄納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數根本揺動大命將泛沠蕩而不可止天下無事食君之禄天下有變拱手圜視而不能救則又有乘時僥倖冒功射利為國結怨于民而增益禍亂者陛下操予奪之柄握刑賞之威胡不自為深計黜闒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髙士大計若干職定置若干員于今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于其位過惡已彰

者編之于民終身不齒志氣不立事業不脩者皆賜罷其有學行未成者歸之于學庶幾官約事省為政有經民聽不惑而危亡可救矣或者以為行此之政則必大致煩擾夫人心為金人豫賊駈才豈不殆哉臣痛之曰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若夫士大夫乘君子之器而為小人之行者乃生民之蠹國之賊耳汰而黜之則得民心所去者寡而所安者衆所去者奸惡而所安者良善計道義權輕重則所為失人心者乃

在彼而不在此矣昔紂為天下逋逃主以有億兆夷人而武王以三千人滅之縱使仇敵得吾逋逃之士是皆不忠不孝商紂兆人比耳適足為吾取勝之資也茍或恐懼動于浮言不黜衰敝之士則衰敝之政不更而衰敝之俗不革亂不息威不震而討逆復仇之兵未易舉矣延日引月下陵上替陛下春秋鼎盛明並日月威若雷霆乃行小不忍而棄大謀髙拱以成土崩之禍生奸雄心臣竊為陛下懼焉臣聞堯授舜以天下其付託丁

寧之言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夫衆所願者飽食煖衣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已后體元而仁覆天下則衆得所願而歸戴之后不體元爲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其心豈有常也故大禹力平水土拯民之墊以有天下桀不能守滅德作威而民歸于商稷降播種以救民飢至文武而有天下幽厲不能守肆行暴虐而民歸于五伯此已然之明驗也本朝宗祖厚養天下當時父老

蒙恩被澤者已死已亡後來子孫自王安石為政崇尚掊克與民爭利獄訟繁滋民不得安息加以庸邪繼軌閹官握兵求便其私不為國計内脩宫室治兆囿外拓邊疆築城立柵常賦不充移易經費經費不充始有横斂横斂不充公私俱匱天下力竭財盡雖有感恩戴德之私迫于威虐如火銷膏祖宗之澤日益斬矣故金人未動而方賊已稱兵于江表羣盗已充斥于太行及其内侮民無殺敵保家之志望風奔潰乘時為盗發其亂

心僥倖富貴以偷安須臾遠近繼起連年未定然則民心果有常而祖宗之澤果可恃乎陛下亦自强于為善可也往中原時國家全盛提封萬里鄉邑聚落財物阜豐所在百姓以億計猶不能堪上命以及敗亂迨今地益狹隘甚寇盜剽掠之餘賊殺之殘也生者流離死者暴露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怨恨愁痛感傷和氣故長星亘天日食地震川騰海溢雷電雨雹愆時失序木冰竹枯災異荐臻陛下即位厲精求治九年于兹若

之何民猶未安而天猶未應乎臣深探其本葢陛下體元之功未加焉是以聽善不明擇善不審執善不固官人失賢行政失理雖有愛民之心屢下寛恤之詔而有司壅遏大命不能承流宣化實惠不施于民誅之如禽獸取之如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劫之以威官得其一吏隱其九號呼蒼穹天聽悠遠憯毒切于肌膚凍餒迫于憂慮其致敗亂豈與中原比哉必天有其意焉者矣雖軍旅日興糧餽器械資于民金帛中車

資于民不發求科歛則軍旅坐困無以禦敵發求科歛而民益困邦本先蹙于軍旅何有哉然則奈何亦選明正沈毅之士天子親擢置于中臺勤加勞問任以為朝廷天下耳目勿使為輔相權勢鷹犬信而聽之聽而行之以靖朝廷然后明白公正精强之士出使郡縣察舉可任功賞可責可以平政理訟革邪歸正奸盜不逞使民有所赴愬矣雖有不得已而調歛均平無頗盡入于公用于有益民孰不願輸也哉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

如是而軍實不充者未之有也雖然此可以救目前之急耳必欲足食足兵為久遠可行之計則莫若治其本矣三代之時稅以出粟賦以供車無關市之征無鹽銅之利無榷酤之法無稱貸之益而天下財力日憂不足海內有變則剥膚椎髓痛酷慘急之威猛于虎烈于火絕其生生之路取之猶不足給何三代不盡利而富後世盡利而窮乎臣竊思之財者天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于天地則無窮取財于四民則有盡古者溥天

之下四民而已民無不食其力者自漢唐以來游手滋衆上無制以革其濫下無學以權其弊兵不本于農人不食其力為之者寡而用之者衆臣請舉其大者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靡然騷動者七十萬家而后十萬之師舉是故聖人教兵于鄉遂以行師動衆為毒天下而未嘗輕用之也歷代興廢制雖不同然皆隱兵于農及李唐中季漸壊舊章兵農始分全家坐食是日日毒天下無時而已也況今海内大亂土地狹隘國用空竭民

力凋敝而被甲者無慮數十萬家家以五口爲率乃有數百萬端坐待哺于農民者矣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雖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務使百姓闢其地欲强兵者務使有司富其民國無治亂時無豐凶政無經權莫不以辟土地養人民爲本今乃行誅剥之政縱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臣之所未解者一也夫釋氏之道上焉者以寂滅爲宗以

明死生為大行之足以潔其身不足以開物成務下焉者轉罪業取福利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為利而已矣魏晉以上為僧有禁梁陳以下曾無限制令僧徒徧天下以百萬計問其力田積粟輸賦稅以實倉廩則不知問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則不知問其披堅執銳為國爪牙則不知故凡問以實用有益于天下生民者則曰非吾事也吾所事者為國焚修祈天祝聖以救度一切衆生耳自祖宗以來德大包荒于道無所棄亦崇信之

道君皇帝雖有改更旋復其舊然水旱屢興蝗螟薦起戎馬生郊王師傷敗則祈天之效安在乎二聖北征皇宗遠徙陛下巡遊靡克有定則祝聖之效安在乎盜賊蠭起賊殺人父兄子弟夫婦流血成川死于鋒鏑者以億萬計則救度一切衆生之效安在乎其為欺妄豈不昭明而或者以為朝廷固知其無用而度牒之入亦有助于國家且度牒一時之得幾何而農工商賈之子孫既為其徒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高堂大廈雕鏤文章

以自居處役徒衆致滋味以自奉養而終其身其費豈特十倍度牒哉夫爲政以均平天下而坐縱夫庸愚欺誕之奸化誘善良失國家丁壯滅絶天倫壞亂人紀百萬羣居蠹生民之衣食此臣之所未解者二也古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降及諸侯卿大夫府史胥徒皆有等差官不踰事祿不踰數故民不疾上而下無怨勞漢世而下官名滋衆無其職而置空名無所事而尸厚祿公卿大夫既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之

家亦不下數十百萬人矣農人力作自春徂冬一歲之間未嘗休息乃不得免于凍餒之患而膏粱子孫游手末藝舞文弄法者依勢侵民食其膏腴耗蠹邦本既不能立大正之心施剛果之用沙汰罷黜省費寬民令復無故廣增祠職俸禄優厚財用窘急日益重斂求千萬人之譽而失億兆之心此臣之所未解者三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計擴仁民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申明軍法大加選練高立標格寧使入選者寡而厚其資經以精則

足用以寡則易使斥去罷羸散歸南畝大興屯田罷度牒天下僧尼道士收其產業即令存者令歲納復身錢一萬其肯改過歸民聘娶者隨口給以公田使各食其力罷廢冗濫之官自西北而東南飢寒無以自存者亦隨口給以公田使各食其力不出三年財用必充唐劉晏曰理財當以養民爲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使晏不曉財計則可使晏而少知理財之道有已行之驗則其言必不可違矣夫與民親者莫如郡縣之官天子所與

共治天下者也今類皆以干逐廢棄者居之豈為民父母視民如傷之意哉臣愚謂宜重其任擇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詧視之官廉問糾劾一路之廣贓吏而監司發者罪守貳守貳發者黜監司自中臺發者監司郡守俱賜罷終身以不勝任廢立是法而必行庶幾陛下之仁得加于百姓邦本安隆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君若

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氏失于不知本吴起失于不知末夫道有汚隆勢有强弱因時處事體用不遺本末並行然后爲得也是故聖王明于天險尊卑之分貴賤之等定天下之制而奸邪莫能越明于地險山川丘陵以爲阻城郭溝池以爲固而暴客莫能干險設如是然后能守其國矣不然天險廢亂雖潼關何有于秦地險不脩雖仁義何有于趙金人入據太原天下要害之地始欲棄而不守終雖救而不力遂致崩陷敵乃幸

勝席捲而南若蹈無人之境連年深入所向無堅城上下震動南掠衡湘東至於海民無所庇自古邊境之禍未之有也去年之戰敵無必前之心諸將僥倖一勝非有奇謀偉略真可以破堅陣摧强敵也然將相受賞榮祿兼極天下皆喜臣獨懼焉昔田單以即墨破燕之餘卒有死之心無生之氣遂破燕復齊及齊已定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則攻狄不下夫億兆之情本乎一心而君者心之元也三軍之志同乎一氣而將者氣之元也今

君臣上下狃于無故之勝心志驕佚不復長慮淮南膏腴壽春名郡盱眙古縣所宜高城深池名將堅守以遏敵人進取之道而下流有屏蔽矣今乃棄廢不省失經畫之遠圖有退縮苟安之志人情雖阻啟敵人心此臣所懼者一也安陸武昌上流腹脅亦宜遣將以兵鎮理鑿深池築高城積糗糧治守備如中原時西北邊城固以待賊彼若不顧死亡越城而進則以一軍扼其前城中出輕騎抄其後隨宜設變使彼欲進不可求退不能

雖有馳突之騎使不得縱此乃用我之長制其短也今漫然不以為意雖長江天險人力不施何以守之秋深賊至臨難遣將必復搶攘人心不先定而戰勝不可必一有蹉跌則大事去矣此臣所懼者二也襄陽上流門戶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遮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江左則襄陽不如建鄴欲進圖中原則建鄴不如襄陽欲禦強寇則建鄴襄陽乃左右臂也何以言之長江萬里賊至下必趨采石中必趨武昌上必趨襄陽以臣料之

金兵遼遠所在凋敝多發兵則糧餉艱絕其能來者不過數萬以分則勢弱諸將各擁大衆自是制之彼若屯聚而進寇下流則我以襄陽之兵直趨汴洛寇中流則我以上下之兵更出迭入交至以罷之寇上流則我以淮上之兵入青徐批亢擣虛左右牵制使賊内顧不得專意外伐然後我得寬于難内可以修政事外可以觀時變蓄養精鋭進討亂賊平定中原此事之機也令乃委置襄陽戍以輕兵不脩攻戰之備不興屯田以克軍

實千里蕭條人無固志假令賊以輕兵犯淮南舉華至重人情惶駭其勢必以重兵臨江抗禦賊乃以精鋭破襄陽走江陵掠舟船順流而下水陸並進長沙以東必從風而靡臨江將士乃揺心矣以揺心之將敵乘勝之軍百戰百勝人心離散雖有孫吳之術不能以取勝此臣所懼者三也楊夭為寇起于重斂吏侵民急耳本農畆漁樵之人也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陛下誠能選寛厚有謀之臣為江湖閫守少給以

兵大施恩信招撫流散務農重穀道化善良誅鋤奸宄號令清一明白可信不出期月楊夭之徒必大震壞然后用其鄉導選精鋭禽之易于反掌令陛下赫然震怒命大將統數萬之兵武震以懾威之使彼懼而知悔自相殘戮歸命天子實陛下神武非草野微臣之所敢知也如其不然懼而協謀舟船便利隨方抗敵威不能制恩不能懐平蕩之功不可以歲月冀大軍久聚所費不貲誅剥遺民侵肌及骨死亡流散不復聊生北馬秋

高昧死復至內敵外寇相因而起雖有良平之智不能為謀此臣所懼者四也陛下詳擇舉而行之去危就安天下幸甚昔顏回問為邦孔子不告以威福之柄制馭之方乃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言之不足至於再言聖人之意可見矣夫言不以正悖道妨義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悅人心惑天下者皆鄭聲也豈必鐘鼓云乎哉鄭聲淺陋卑汙聽之易知言之易從悅之者衆上無道以揆之則天下波靡遂成風俗而奸邪

機巧才佞之士于是始得投間攘臂肆行于其間錯亂名實顛倒是非盜竊威權其身榮而天子危矣中正之人不阿意不詭隨據道而言証經而論方其犯顏敢諫有如不恭面折廷爭有如沽激夫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自非誠心愛君豈能如是哉正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不待勉强而親之心發于中自然戀戀不期苟免如待越人之踈也若夫佞人之於君安同其榮危避其難視君如國人矣君天下者

何憚不棄彼而取此耶舉中正之人錯諸邪枉之士則民心服而有志必成舉邪枉之人錯諸中正之士則民不服而仇益相陵盜益肆暴宗社有危亡之憂矣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

以自輔助而令奸邪得而殺之于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雖然生不能用死念其忠既褒其身又卹其後臣見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改過不吝日新其德自今能主張腹心耳目之臣矣存此心而不替堯舜事業固優為有君如此豈忍負之臣言已在前矣陛下聽之天下之福臣之望也夫自堯舜以至于今上下三千年盛衰治亂載在典籍可法可戒者非不備也非不明也而繼世創業之君治亂相循不能

自免者仁與不仁而已矣陛下幸聽臣言反求諸心神而明之施於有政滅仇讐誅叛逆恢復中原仁覆天下乃其功矣惟陛下加聖心焉勿使臣徒為此空言而已也實宗社幸甚

與秦會之書

癸亥春嘗拜起居之間自是遵稟傳業之誨不敢失墜上搜羲炎姚姒之遺文中考商姬孔孟之大訓下覲兩漢徧閲歷代以及五季數千年間治亂之迹正如風雲

感會來無定形去無定體得其道者昌失其道者亡故
大要治亂必本于人稽諸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冥于富
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足以快
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其志學以來所不
願也至于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節而不可
奪有道德足以贊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
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凛凛然長有生氣如在人
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矣某讀其書按其事遐想其人

意其胷中所存澹然直與神明通不可以口傳耳受也方推其所存于數十年文字之中茫乎昧乎未能望其藩籬窺其門戶又況其堂奧乎業當從事于斯不敢半塗而廢此其之所以逡巡歷年若自棄于門下未能進而求仕者也竊伏思念四十三年矣先人即世忽已十載惟是布衣茶杖尋壟經丘勸課農桑以供衣食不如是則啼飢號寒且無以供粢盛奉祭祀將飄零憔涙無以成其志矣積憂思與勤苦而齒落髮白夙興冠櫛引

鏡自窺顏色枯槁形容憔悴身之窮困如此足矣去年復哭子而今年又喪婦自嗟薄命益不敢有意榮進然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聖人之訓也茍泊然無意于是甘與草木同腐則何以為人子豈先人平日教詔之所望耶矧今聖明在上而相公丈端秉化權念及寒微下詢所欲儻于是時不顯寸長思自振耀則真自棄矣昔孔子戒人之美今相公丈曲敦故舊欲先人身後不即衰落將使其兄弟各遂其志願人以所長表見

于世此誠莫大之德若用不以其才則醜拙陳露非所以成其美矣長沙湘西嶽麓山書院元是賜額祖宗時嘗命山長主之今基址皆在湘山負其背文水縈其前靜深清曠真士子脩習精廬之地也至道二年潭守李允則脩而廣之乞降書史以厚民風天聖八年漕臣黃總奏乞特授山長進士孫胄一官當時皆從之今若令潭守與漕臣興復舊區重賜院宇以其有繼述其先人之志特命為山長依州縣監當官給以廪禄于以表朝

廷崇儒廣教之美凡學舍諸生不樂近城市願居山閒者並聽之俾舒卷數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誦精一于斯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庶幾愚而能明柔而能強可以繼古人之後塵而為方來之先覺矣

與吴元忠四首

久伏盛名之下朝野興道無緣祇謁徒懐仰慕之心中春丈人造朝家兄侍行其獨將諸房遠寓窮山至中夏王師討曹成於臨賀成軍崩潰所過殘暴奔避崎嶇幸

免死亡竊思寇盜縱横使吾民至于此極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無其人也日夜延頸威明之至掃除凶奸封殖善良有如飢渴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之會易失而難得者事之幾然幾會之來無有終極聖賢英雄之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忽者也自靖事之初失幾會以至于今大亂日滋聖主憂勤勞思分江南根本之地以委元勛盛望之臣此天下重任也所繞之封北跨漢沔西距瞿唐東盡衡山奄有北海以地則廣而形勢易

張以體則大而威聲易布以權則重而智計可行挾此
三者何事不濟然荆峽單殘衡湘罷敝岳鄂武陵羣盜
之區八桂五羊民方喜亂以政則夵啟奸宄之心以兵
則弱招外寇之侮以財則匱有內潰之虞當此三者求
濟實難苟相公恃前三者之虛名則患必至理後三者
之實患則功可成雖然理之有道在乎得賢而已矣得
賢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
理一昭明雖天地變化了然胸次況乎一時之會一時

之幾而有不得者乎相公誠能留心于此則敵仇可滅而中原可定不然幾何其不舉天下而一擲也某少習干時之業長閧大學之方性本迂疎志與時左自分逸于山林望雲消意臨水觀心以適已事而已矧今在疚豈欲求名然遭時不競危亡之慮國家惟同輙恃父兄之契敢陳愚者之表

竊以國本固則寇可息寇可息則家可保今之讀書入官者莫不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至于行事則或失

之遠者類皆以急于近切小利而忘經國遠圖也相公學兼本末政通先後豈如今日之仕者然受天子之命入封境之内已踰月矣未有以慰遠民之望何也夫欲除獘政必除弊人弊人不去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欲以已亂而亂日滋欲以捍寇而寇内興必矣現今秋成其耳之所實聞者科役繁重邵陽富民盡室以逃目之所實見者瀧陽清湘貧民流轉困于糴貴舉此二郡他處可知也將來之慮必有不可勝言者矣相公

居上流重地宗社安危係焉外寇强大而根本如此顧相公念之甚方在疚心無他營所以獲進言者居今之世譬如乘敝舟泛滄海風濤洶湧未知攸濟而相公操楫者也茍有所見豈敢隱情

奔走區區百事荒廢豈有以上裨謀議之末然口誦古人之書目覩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深攷撥亂致治之術未有若得賢爲耳目之要也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目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

奚用夫耳目之官哉內雖有大公至正之心孰與宣之
外雖有蒙蔽欺紿之事孰與知之是一身遂廢坐而待
斃也相公奄有四路提封廣遠既不可州州縣縣而至
而州縣之間欺誕之風習而未改相公以一人之身當
數百千官吏之欺蔽茍不明目達聰竊以為未易治也
方今山林之士豈無其人相公推誠仗信以友道洛之
必能有所裨益廣求其類而耳目通矣耳目通則事情
判矣事情判則政可行矣昔齊威王一烹阿大夫及其

左右而旌即墨大夫齊國大治稱于天下此無他耳目聰明而賞罰當以相公舊執化權得天下之賢才衆矣今某輒復進言多見其不知量也然泰山不棄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却細流故能成其深王公不擇衆庶故能成其德是以周公握髮吐餔而諸葛武侯孜孜求啟告于下僚也不然何以成功一時而垂光千載相公其聽之

昔孔子作春秋明紀法以繩諸侯重用兵戒興土木之

役使相公聽孔子之言不治兵乎則無以捍寇敵不興土木之役乎則無以保地利將興土木之役而治兵乎是孔子之言無用而以無道行之也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故古人論兵則以足民為要而兵甲犀利非所先也論治則以親賢為急而城池高深非所急也矧夫壯麗宫室欲以示威者乎相公所統四路荆峽坐亡于解潜鼎澧自殘于昌禹湘中罷敝

于張掞八桂敗壞于許中惟五羊寇所未至差為完實耳今秋旱乾廣遠疾疫盛興死亡流散者不可勝數正是安卑陋甘粗糲勤瘁救民之時而闢諸道路謂相公大治屋宇市炭鐵槍杖牛羊之皮追發丁匠雖遠亦及某竊以為抑末也本之未立如之何自古戰爭强弱成敗之勢明著史冊可考而知矣魯公伯禽宅曲阜當治定之時而徐夷作亂侵逼東郊是寇之在門庭僥倖萬一者也兵不亟用則寇滋城不亟城則失險而無以衛

社稷矣故伯禽雖在創巨痛深之中出師誓衆征師與築役同日並舉聖人定書取以訓後世而莫之非也相公承大亂之後緝破亡之邦事與此異而勢有未可者一失民望而離其心雖有甲兵誰與用之雖有城郭誰與守之雖有廣室大厦相公其得高枕而卧乎其故願先收羣策以易亂政之人先易亂政之人以附百姓之心民心既附然后用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豈復有怨憤叛亡之慮哉

與明應仲書

天下之難平者莫難平於時事天下之難見者莫難見于人情自北人内侵神州板蕩帝室阽危至於南邦九年矣聖主憂勤願治未見其效諒必内自省曰豈於時事有未當歟豈于人情有未察歟古人起匹夫不五六年遂定天下今乃若是其難乎是以奮大辱之積志臨遣信使分行州郡考時事察人情將斷自宸衷以大有為于天下而閣下首膺此選其任豈輕也哉伏想登車

攬轡慨然有顧佐聖主澄清海内垂功名于竹帛之志精勤周盡不為苛簡文具之事風聲所至州郡官吏矍然相聚恐不為簿書期會之政也㠯是以樂有獻焉且閣下入湘中事之明白易行者可平矣情之憤懣不通者可平矣而事有蠹國體傷民心者則不可得而平也頻年盜賊徧天下屠害所在以百計呻吟者未絕傷夷者未起流亡滋甚户口減耗雖赦令比下所以告戒郡民者甚悉徒文具而已豈不蠹國體傷民心哉今閣下

雖欲正其廚傳是重擾吏民增其不信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盍反其本矣閣下入湘中吏之清脩有恵化者可知矣吏之奸贓無廉耻者可知矣而吏有欺者不可得而知也頻年亦嘗有御史出使矣其所薦者不必賞其所劾者不必罰以爲不足信則曷若弗遣以爲不足從則曷若弗問遣矣問矣而卒無所懲勸是不覈實是文具之事也夫上之化下疾於影響欺誕之風習以成俗又何罪焉今閣下雖欲察其欺誕必大致煩

苛詿誤吏民而非將命之本意也必欲正之亦盍反其本矣夫所謂本者何也正天子之心也閣下職居言責出觀外政儻不能察小以知大觀微以知著原天下之本必歸諸天子之心而正之竊恐是于此而非于彼得于東而失于西不可得而治也昔孟軻氏聖人之徒命世之英也當天下分裂用兵爭戰之際嘗畀管仲合諸侯匡天下之功而必伊周自處矣考其規誨時君之言則未嘗有奇謀偉畧也齊王曰吾好色好貨好勇而不

非之又有公劉太王文武之事導之不忍一牛之死則以為仁術而可以王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而天下後世皆以為真得堯舜文武仲尼之傳者豈非定天下之術無以易此乎不然是直迂誕之論其曰以齊王而定天下猶運之掌又足信耶閣下讀古人之書必希慕古人矣歸輔天子使合乎堯舜文武之心則事之難乎者迎刃而解矣情之難見者迎目而分矣其於定天下之亂必謀謨於廟堂之間而折衝于千里之

外矣無或如今之人泛然毛舉州郡之事以塞責而已某自荆襄避寇漂流傍嶺守分安貧而無求惟抱孤忠憤國威之未振耳故敢僭易

與髙抑崇書

宣和之末先君至京師諸俊秀謁祭酒楊公公首以閣下為稱追閣下名自開廢有成均之命竊自計曰太學者明人倫之所在今天下方無三綱斯人其不來既而聞至則受命又自計曰天下方無三綱斯人之所以來

乎及聞有退詩賦進經義之請又自計曰此建明人紀之漸也此請既行日月久矣寂無所聞及見請行幸太學之表其心惕然不意閣下有斯請而有斯言也自中原失守鑾輿南渡行幸之所雖無定計然尚仇敵而不為之臣也及今柄臣擅國違天逆理專事阿黨利惑君心阻塞義理之路而汲引庸佞戕伐國本以奉事仇敵襲舊京敗亡之道昔秦楚敵國懷王不反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怨秦之以强力奸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痛

勝于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劫制敵人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振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荆蠻之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惟金人之命此中華之所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大宋基業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䘏民隱躬

擐甲冑與天下均其勞苦以得之又累聖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而守之者也今關河重地悉為敵封園陵暴露不得瞻拜宗族拘隔不得相見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寃恨之氣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誣天下自以為有大功乎閤下受其知遇何不懇懇為之言乎言而或聽天下國家實幸也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今閤下目覩忘仇滅理北面向敵以苟

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黨其惡也人皆謂閣下平生志行掃地盡矣數十年積之而一朝毀之乎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歷觀往古人君以無道行者猶不能終況人臣而敢肆然以無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監亂亡之禍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嗚呼危哉豈不與董養異哉閣下不及今翻然改圖必與

之俱矣其素以閤下為一世人物心所期望義不得默惟留意以無負名賢知許

與僧吉甫書三首

方今聖學衰微士風卑陋可與共為仁者極少自非得真積力久名世大賢作而振之則人道何由而立然遊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雖未獲親炙叩其所安然言論風旨傳聞于人者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審如是則後學將安所止也只如王學士說

佛氏實見道體差了途轍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大意
雖是而言語則有病矣何以言之甚竊觀子夏所謂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伊
川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
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只是一貫不可謂上面
一節事無形無影却待人去安排教入途轍也既云途
轍則只是一箇途轍若佛氏貫見道體則途轍何緣有
差故伊川謂佛氏畧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畧為實既以

為實見又言差了途轍豈不迷亂學者哉伏讀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耳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勾斷竊仰所見分明親切足為後學津梁正先人平日期望之意也然吾丈又一書既言自可欲之善至于聖神若大路然何疑何殆却又言至于未發時一段須力行以造極自然明見竊疑前後似相牴牾不知精意何如伏幸垂教

楊先生中庸解謂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按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是楊先生指未發時為寂然不動也頃侍坐時嘗及此謂喜怒哀樂未發恐說寂然不動未得吾文曰楊先生如此解某悚然愧懼竊謂於先覺所言但當信受奉行遂不復啟齒令來教舉尹先生之說亦如是某反覆究觀茫然莫知所謂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矣竊謂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狀

性之體段而不言狀心之體段也心之體段則聖人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生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夫聖人盡性故感物而静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生不能盡性故感物而動然後朋從爾思而不得其正矣若二先生以未發為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尹先生乃以未發為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絶世之至

行舉非真心耶其雖粗承過庭之訓而未嘗廣交天下之英寡陋爲甚矧今孤露苟不肆言激精微之論以祛蒙除蔽則將終身如是而已矣故此言非敢直抵二先生所以求教也

二先生萬夫之望百世師表所言但當信從不可妄疑其失然審問明辨中庸之訓也有所未明不敢但已承舉先君子之言爲誨愴然内傷如見顔色惟先君子所謂不起不滅者正以靜亦存動亦存而言也與易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遂通天下之故大意相符非若二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為寂然不動也其愚謂方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也而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而非庸人所及也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更不用擬議也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否若下不得即知其立意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矣恐伊川指

性情心葢有深意非茍然也心性固是名然名者實之表著也義各不同故名亦異難直混爲一事也尹先生指喜怒哀樂未發爲真心既以未發恐難指爲心人讀前教葢尹先生所論已發未發却偏指未發爲真心故某疑其不然今蒙坐誨若見真心則已發未發皆真自是釋然無疑矣來書又云政使不見自真竊所未曉惟不以煩瀆爲罪

與劉信叔書五首

天家暫寓江南自東海至西蜀延袤幾萬里而太尉控制之地辟如人身適當腰膂腰膂强則手足舉而元首興矣昔自晉及南朝荆州財賦甲兵當江左之半眞天下重任也由丁未歲以來屢遭屠破赤地千里逮乙卯歲羣盗盡帖之後州縣建置二十有五年矣今猶極目蒿萊開墾不及十之二三者由前此執國命者以爲踰淼不以爲保障也是以民戸輸納之數少而上供之數多舉此一端不遣民何由來集而望蕃庶耶太尉國家

謀士信臣也宜以其實爲上言之若得徭役遂希賦斂

遂薄勞來安集數年之後便可富庶而士馬精强以之守禦攻伐無不如志矣所以敢言之者爲太尉天下人望而甚嘗蒙眷顧之重故也

伏聞載歲天寵增俸放田上思舊勛致此恩數深原其旨可爲太尉賀又可爲天下忠臣義士賀也上晦養海濱二十餘年必有漢祖欲東之意將行周宣六月之事所以慨然發中旌禮勛賢爲起用之漸太尉平日發舒

有期矣天下忠臣義士行有風雲之會豈不可賀雖有尊主庇民之心然戰戰兢兢者曾參所以全其身慄慄危懼者成湯所以大其業推此心也發而為思思望太尉以聖賢此心為寶寶而持之一旦當事任則賢才可進人心可收中原可定邊人可服而君父之仇可報可雪矣

治道以卹民為本而卹民有道必先鋤奸惡然後善良得安其業而鋤奸惡之道則以得人為本也荀卿有言

弓良然后求勁馬馬服然后求良馬士必慤而后求智能若忠誠不足雖有材用譬諸豺狼不可邇新幕屬向沈其父忠毅公臨難死節聞于天下渠未嘗忘奪大辱之積志也然恥忘攀附奇蹇至今忠信誠慤遇事不苟若蒙知察不以常人遇之渠必欣然願居幕府決能有補于高明庶幾可以比方董幼宰徐元直乎不然未必不遂巡不就矣太尉開其使言故敢僭越

嶽廟百五十年間天降之災者再矣其竊嘗探討天道

與人事本于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君豈有二哉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此三代之制不可改也五嶽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又況嶽神者總集一方之誠通天通地變化莫測今乃為之象貌為之立配為之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明不亦甚乎禮官能乘天災遂建此議以復古制則大善矣不然勞民費財豈易得成既已請于朝能少俟之奉命從事庶幾無失也太尉高明何資愚者之見以蒙謙下之

命不敢不獻其衷
荊湘之間有主戶不知愛養客戶客戶力微無所赴訴
者往年鄂守莊公綽言於朝請買賣土田不得載客戶
於契書聽其自便朝廷頒行其說湘人羣起而竊議莫
不咎莊公之請爭客戶之訟有至十年不決者其因躬
耕之際稽諸天道察諸人情則貴賤之相待高下之相
承葢理之自然也蜂屯蟻聚亦有君臣之義況人為萬
物之靈乎是以自都向至于州自州至于縣自縣至于

都保自都保至于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遞相聽從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廢也則豈可聽客户自便使主户不得繫屬之哉夫客户依主户以生當供其役使從其約束者也而客户或禀性狼悖不知上下之分或習學末作不力耕桑之業或肆飲博而盜竊而不聽檢束或無妻之户誘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畆出立户名便欲脱離主户而去凡此五者主户訟于官當爲之痛治不可聽其從便也而不可不

聽客戶之從使則有一馬夫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者也是以雖天子之貴而保民如保赤子況主戶之于客戶皆齊民乎故主戶之于客戶當爲之安立生業勸其耕耨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則世世服役雖逐之不去矣若主戶者不知保愛客戶呼之以奴狗用之以牛羊致其父母妻子盼盼相視帑然喪其樂生之心忘其懷土重遷之真性惟恐去之不速者則主戶之罪也夫如是者官當戒飭主戶不

受其訴使知反身思善各務保愛客户一切細民均被天子之澤咸樂其生矣其有補于政教豈不大哉如愚言或可採當官者能合議畫為條目行下一路以稱明天子倚仗仁賢教養斯民之意不勝幸甚

與原仲兄書二首

頃覩來書頗推信釋氏此誤之大者其輒有獻焉河南先生舉世皆以為得聖人之道者其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兄不事科舉杜門

讀書有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交朋友使奴隸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必如是行之而后慊於心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為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于是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耳蓋不可以有適莫也今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為幻化此心本于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為妄想粗迹絕而不為別談精妙者謂之道則未知其所指之心將何以為心所見之性將

何以為性言雖窮高極微而行不即乎人心兄以為最親切得無未之思乎昔孔子下學而上達及傳心要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曷嘗如釋氏離物而談道哉曾子傳子思亦曰可離非道也見此則心迹不判天人不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天地之間何物非我何我非物仁之為體要義之為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焉此道之所以為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身為事絶滅天倫屏棄人理然后以

爲道亦大有適莫矣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方今聖學
衰微自非真積力久之儒辭而闢之則天下之禍未易
息矣昨寄荅曾漕書去兄以書來曰叔以主張名教爲
心其論甚正名教釋教豈有心于分別惟其是而已矣
釋教是也名教非也而欲主張名教則私心矣言豈能
正乎名教是也釋教非也則言必名教矣豈有心于主
張耶其有心於主張者貳以私心也言貳豈能正乎大
人所言葢任理而言以闢邪說非苟以主張名教爲心

而已也兄力學有年行義信于鄉黨後進之所矜式願益弘聖人之正道勿過聽釋氏之邪説時賜警誨某之願也

昨蒙報教反覆十讀謹思自得之至言博求之大論以為學道之規程知言之蹊轍不敢忘也至于致疑聖人以為未盡推信釋氏以為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何以言之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

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是以仲尼從心而以不踰矩為至故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聖人退藏于密而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體用合一未嘗偏也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其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故以事為障以理為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物我兼忘與天下大同也以其不識本宗故言雖精微行則顛沛其去仁

遠矣正是小智自私之流謂之大覺可乎若大本既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為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説則險詖淫蕩奇邪流遁之詞善迷人之意使之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學者於釋氏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非苟言也兄在家有孝弟之行居鄉有信善之實行之於身而安施之於父母妻子而順于性命之理得矣奈何又弗察而推信之耶不知釋教有聖人所未嘗言者何道言而未盡者

何事乞一一見教至如文中子謂佛爲西方聖人施之中國則泥夫聖人與天地合德其生則有方所其道豈有方所而施之中國則泥哉且其教天竺國人自不可皆從之其泥而不可行施于四夷八蠻皆然何獨中國使天倫可已秉彛可滅則有行而不泥之方矣然烏有是哉肆筆縱言尚幸垂誨

與陳應之書

頃蒙頒惠先集伏讀再三見諫議雖去言路猶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剔抉奸邪拔其根而破其膽坐是流離至死不悔大名揚于天下昭若日月執事遵守洪業故得簡在上心復寮宥密雖不當言責然后為國家深思遠慮固當異于人也某竊謂今日之事名與實反言與事乖忘仇而曰愛民降敵而曰和戎方衆而曰中興執此以為國是堅不可破有動揺者竄逐隨之忠臣義士雖欲建言亦何恃而敢夫壅塞言路行于治安之時尚且不可況今日危急存亡之秋乎其之愚計以為上春秋

已踰鼎盛之時自汴都橫潰皇宗北徙枝葉未茂維城之助有識爲憂而儲副未建何以係天下之望若羣臣容謀以此義達于左右前後有思慮其力可以回天者使明知利害者多然後言上東宫倘得早建乎于是廣搜天下之英俊使與居處出入庶乎有變通之道于將來可以弭禍亂而救危亡也則諫議忠于國家之志益昭明光大矣其少壯之時自知禀賦蹇薄頽心榮進又更歷艱難念益灰冷惟忠與孝出于天性鑒觀前代揆

今日之事愚實寒心中夜撫膺慨然興歎敢以愚慮告于知已真如河濵之人將負土以塞孟津者力雖不逮是心豈可忘也

與樊茂實書

丙午歲睽異至戊子才一通問以迄于今仰惟進德不可量也伊洛老師為人心切標題天理人欲一句使人知所以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之道而后知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亹亹可聽臨事茫

然不知性命之所在者多矣察院學該本末必無偏而不起之處以為今日之事何如也天理存乎不存乎人欲肆乎不肆乎天理絕而人欲消者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人欲者五霸是也以人欲行而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以至于五代之興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乎世者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亂世者必不存其昭然如日月斷然如符契大綱隳壊人欲滔天未有如斯時者也察院將何以救之嗚呼世道窮矣

而國儲君副未定若能積其誠意孚于上下大論朝發東宫夕建輔之以智慮謀畧之士庶有變通于將來乎某年餘半百多病已衰不足為世用矣所以區區進言者螻蟻天性疾痛切身不得已也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守官者之常式耳君子以康濟為心言不苟發期于必中事不苟言期于有成可以革蠹成新則為之可以表正天下則為之一身之去就輕如鴻毛不足計公其勉旃以慰朋從之望

與汪聖錫書

人傳除目知公漸登華近可以行志喜而不寐大丈夫得路固將輔是君而濟斯民也若隨行逐列汩沒塵中不知大慮則與常人何異哉為天下者譬諸為大厦大厦將傾必遷地易鄉築正柱石更掄棟梁然后可也而主人謙退未遑祇欲脩一椽易一桷而已是果有益于大厦之傾乎践履動揺其傾必速都司謂今日之事勢何如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然後可久若能密賛于萬

化之原使國有儲而君有副輔之以端人正士庶幾有
夔道于將來不然則天下孰敢有夏少康之望哉由今
之道守今之術以東南無根本藩垣之故而欲與金人
持守中原是誠可為寒心其年齡雖未齒髮已衰邇來
疾病益侵待盡而已所顧如都司輩人舍頭目腦髓為
天下布施也雖然舍之易舍之而有益為難故聖人在
睽乖未合之時有見惡人之弘大有遇主于巷之忠誠
不直情徑行求必濟不阿諛苟合而但已都司以為何

如

與沈元簡書

竊惟古聖人之言無不入時事者孟子亞聖故其言與聖人相似其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今日宋室衰亡金人强盛天子卑微邦昌尊顯以人事言之倒行逆施不可之甚者也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如此一盛一衰運行不已以成命惟聖人參和天地以消於時命之一偏而失天性之大體必自

理于衰微之内以須興盛之復如夏少康堅忍自立於
寒促之時而不委諸命是也是故卉木之凋落所以滋
根也龍虵之蟠蟄將以王神也根滋然后發生有望神
王然後變化莫測今也花葉雖落而根不滋牙角雖蟄
而神不王委于命而不理其性察院將何以救之其竊
謂治亂興廢循環無端本無定體顧在忠臣義士變化
如何耳今日事之大且急有如國儲者乎孰能奮不顧
身建此大議乎昔司馬文正居官下位猶敢發于平時

況今日耶事君有定輔以端正深思遠識之士庶幾有變通于將來不然天下之事誠可寒心也已古人立朝扶顛持危發言動聽者其言不狂其事不苟至誠孚于上下眞而后發發而必中察院積學醇深何用愚者進言然千慮一得想賢者亦願聞也

與向伯元書

窮居杜門躬理耕植時讀經史以求寡過所恨離索無講論之益耳知代者未來利害可以興除者計仁者猶

不倦也經界真良法也其初依大禹九等之法乃為盡善王議者堅執三等以為簡易事既行矣今再有旨令去害民者若於今所定三等中分為九等雖有一時之煩勞既定則為久遠之利惠及一路其德豈小哉又不知令逐縣均稅乎逐鄉均稅乎欲逐縣均須是深思博訪曉然見逐鄉民户納稅遠近難易然後一縣之稅可均也若逐鄉均則一縣之稅諸鄉不同等須于砧基簿總田上中下處各書其稅數可也上田一畝稅若干升

合中下亦如之若不如此書則民戶不知分合承稅數稅數出於鄉司輕重之手而民受其弊矣

與丁提刑書

論為學者貴於窮萬物之義論為治者貴於識百職之體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聖人何憂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聖人心在天下豈得不以為憂明公

持節登車來臨澤國有澄清之志有愛民之誠惜乎講之不素未得憲臺之體也憲臺者法令之所在也綱紀之所憑也行法令振綱紀莫大於舉才能剌奸宄使盜賊屏息不敢作刑獄清明得其情而已令明公不然大攬七郡一監三州六縣之詞訟而畢聽之竊恐失其職也古人有言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明公憤郡守縣令之不治哀在下細民之寃苦失職慨欲使之各得其所者何不審察守令之行事博採於輿

言治有善最者舉而揚之則莫敢不勸矣

與黃繼道書

侍郎以明哲之資抱經濟之學不知以今之世為何等世也務引責難天下望焉其雖未獲承教然寄示語解之德不可忘故不敢不盡其忠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雖成事不說遂事不諫然事既未往而猶在也可但已乎朝中熙洽安居無一興作而遠方自困敝極矣上下相蒙不知其終此愚者在閒曠猶寢食

不能以自安者況黍法從當論思獻納之任者乎顧進忠嘉以慰天下之望

與折允升書

辱書不意令祖母傾逝禮曰父在為母齊衰服在齊衰中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父為至尊至尊在則不得伸其私尊于嫡母如此于妾母則又不得如此矣

與張敬夫

愚無知而賢者過聽以爲似有所聞可與論學下問以爲仁之方世衰道微及此者鮮過望幸甚第某孤陋不足以發賢者之深思也然蒙謙下之誠不敢虛辱請試道愚見私意害仁賢者之言是也如令尹子文之忠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不以仁許之如陳文子之淸亦似不可謂之私意而孔子亦不以仁許之仁之道大須見大體然後可以察已之偏而習於正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孟子舉一隅耳若内交若要譽若惡其聲此淺陋

之私甚易見也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不得爲仁則難識也敬夫試思之此言或有理幸深思之則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可見乎

又尋常士子講學舉疑義欲相滋益其不復嗣音者多矣向以子文文子不得爲仁之義問于左右左右久而不忘復以見教此所以加於人一等也來教曰仁豈易言哉須會於言意之表而的然有見焉可也此言誠是也其反覆來教以左右未能進於此者然則欲進於此

奈何左右試以身處子文文子之地按其事而繩以仲尼之道則二子之未知者庶幾可見而仁之義可默識矣孤陋據所到而言未必是也惟留意裁察幸甚

又示諭子文文子之說善矣然猶是緣文生義非有見於言意之表者也子思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仁也者人之所以為天也須明得天理盡然后克己以終之以聖門實不與異端空言比也空言易曉實際難到所以顏回仲弓亞聖資質必請事

斯語不敢以言下悟便為了也敬夫高明謙下愚見及此不敢不告然亦未必便是極致也有以見教却望毋惜

又學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秦漢而下興者雖是英雄亦豈能勝於聖人哉改制立法出其私意一世不如一世至於近世壞亂極矣欲復古者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

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今掃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令保伍之法猶在就其由增脩循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自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耳圖畫是死法無用也心之精微筆舌豈能既哉其法具在方冊只是散亂不成條理精攷精思便自可見

又時蒙不棄訪以大道殊激頹衷夫理不窮則物情不

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為先也然非親之則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終有疑必待人印證也左右既進乎實弟必敬以持之高明博厚日進無疆聖門有人幸甚幸甚又不意尊夫人傾背伏惟孺慕號絶何以堪居然先王制禮歸于一者也所以消息以道毋過摧傷勉襄大事古之人進德脩業正在難處之間要不失至理而已

又疊蒙相公親翰之賜又蒙特遣名醫為之切脈察病而叔父處又傳致鈞念之厚下情感戴不可言陳竊伏自念所以得此者豈不以其粗能安貧守道或不玷其先人故乎大君子顧盼浚進成人之美幸甚幸甚愚望相公推此心廣收天下真才實能忠信之士使無遺棄以俟明天子赫然震怒欲匡天下圖仕舊勛則拔茅連茹使各盡其器用臨時無乏使之嗟而中原可復矣此固相公之素有區區之意自不能已耳不敢專札塵瀆

告代次致此愚誠

又比得款論竊識左右胸中正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用功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后吉凶與民同患爲天之所爲矣此聖門事業也敬夫勉之哉則又有進于左右者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未至從心所欲不踰

方纔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子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爲大結之更不稱仲尼也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亦可謂之君子論于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棄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曾顔地位患不到敬夫戒之哉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爲戒耳其病渴已十餘年又見中外兄弟皆不壽心常不自保道學不

明卒至禽獸逼人甚矣未有能振起者敬夫資禀頴異故樂以告不自知其愚也有不中理却幸指摘當益思其所未至

又辱示希顔録足見稽考之勤輒忘固陋肆筆爲真所聞未必皆當也敬夫所得却以見告至望先賢之言去取大是難事如程子語録去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充擴之此乃常人非顔子也既是小則如何謂之完具若論秉彛則人人完具也何獨顔子顔子所以資

禀過人者正以其大便有一箇合德于天地氣象也此段正先生所謂一兩字錯便轉了只知得他意此類是矣又如正蒙云顏氏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似如此迫切亦説顏子未著也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揚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恐亦未免于陋也敬夫猛勇精進諸人有未到處他日當自見以下喻譙勤故不敢不摘其一二也

又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亦不為無益若篤信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依而行也其說夫子奔軼絶塵事類如此矣如闕西夫子說顔子之歎于顔子分上雖未精當然正學者之所當有事也與欲一朝而至迫切之語葢不同矣龜山如字之解左右之論是也某之意希顔子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于未精當中求精當此事是終

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積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日新而有常從容規矩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而不過也

與彪德美

辱示以所見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空言泛泛何益于吾身上蔡先生仁敬二字乃無透漏之法門惟益勉旃以副所望

又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知公如何分

須是指摘分明說出難為模胡說也看通鑑有得毋惜以一二精義見教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志于功利死而后已者可與共進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更曾細觀語録入思慮否陰陽亦形而下者此語如何理趣須是自通貫隨人言語是不可也甚見侯先生說此句信以為是更不致思前日頓省猶未是也經可易讀乎如尹先生

語解亦未可輕易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樹之笑也

如何其年齒往矣雖摧頹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諒之友左提右挈庶幾不喪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未發已發不同體用一源不於已發未發而分也宜深思之

又所見果分明不必虛為謙讓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講然後可望上達天命至微自非亞聖大賢孰敢便為

已貫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幾日日有功不至墜墮也

又左右書詞有得有失焉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聖賢以未見近切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不特為政學亦如是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令欲進學而不終其去仁也遠矣吾友勉乎哉

又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

業決可繼也史書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紀世次興亡大致嘗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鴻荒之世所可知者則未嘗深考之也今博取羣書取其中于理不至誣罔聖人者用編年為紀如通鑑然名之曰皇王大紀考據三代雖未精當然亦粗有條理可辨王伯不至紛紛駁雜如前史所記也

又黃沈有論語說某因其說亦有數段學問不可不講講看便見病敗也前輩凋零殆盡續之使不絕正在後

輩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須如粥飯不可少一頓可也又況欲張而大之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于流俗而已矣切不可不戒也

又社祭禮秩視三公不知有何經可以為證伐鼓于社以助陽也非責社也變置者更新壇位盡敬焉耳非責罰也更試思之有可見告者無吝反復明道所謂不有益于此必有益于彼不可寢默但已也

又聞有相從欲學文者須依東坡之法令熟讀左氏兩漢韓柳之文則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觀者因是虎變亦未可知也若苟且近功辟如萬戶碁子爭勝負能提先手超邁等倫乎

又天帝精義須自有說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經之言為不是須反覆思索可也禘礜郊禝却似無可疑者太王為狄所攻屈已事之豈得已哉可謂之樂天乎

又郊祀之禮建正之義攷之頗詳然恨未精也如蜡祭既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則何可謂以八神為主社主報嗇其祭在春首見于何經地固配天謂當立北郊方丘與天分庭抗禮恐于義理不然更思以見教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鑑紀秦漢已遵用矣大紀中國已紀實更精者通鑑可也

又思曰睿睿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却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誠如教語也又老人

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葢脩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與造化同于脩短亦聽之未嘗别致力也此所以為聖人歟在衆人則不奈何著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飲水曲肱安静中樂未是真實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静中乃是真樂也此事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后已也讀書一切事須是有見處方可不然汩没終身永無超越之期矣衆人汩没不自知覺可

憐可憐

又下諭衛所以為變風之首者伊川云以衛首壊王制并邶鄘之國故也嘗考衛頃公之時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見諸侯未見諸侯有相吞併者伊川云衛首并邶鄘據詩而言可信也故各繫其國以見衛之罪也文中子為小雅為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為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從如雲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說得其要也何以言之葢民從君者也君從之然后臣民

從之聖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豈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

又關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詩人之意也此雖先生之說然錄者亦多誤未可全信也先生之說何以未可信爲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故也若是詩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德矣后妃之德以不妬忌爲至故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進其賢而已非以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

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德則人君不修内行等事一切消磨掃除盡雖欲發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謂女貞者也深攷此說則伯氏之非苟發矣

又大紀工夫不敢輟首盤古不可移也事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理則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于三皇之世載些語言甚有意思俟回見求益也來書末後所賛鄙言因事憤發既以自警又以奉告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真可惜逡巡枉過一生也臨死而后悔之則無及矣德

美當有見處不可為事物所驅役不知覺也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為是而不知區區於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于一物可惜哉其為此言者非謂德美為事物驅役也大概相警發耳其為事物所驅役不為事物所驅役惟德美自知之㝵不得而與也勉勉之勉之

又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綱也商鞅王莽事甚明白在所不論董子限田之策欲漸近古而唐時府兵之制亦

師古者也更能將歷代田税制度精考李甚周之宗廟只在鎬却于經無可據之文而在洛却有可據之事當時周公營洛邑郊于此社于此烝于此諸侯朝于此祼太室行封賞于此似宗廟在洛無疑也故康王命畢公之文直以洛邑為王室唐虞五載一廵狩周制六年王乃時廵車徒簡易非如後世有千乘萬騎辦嚴之難也四時來朝享何難之有洛在畿疆之内無告行之禮若適諸侯則告行亦非難事也諸侯來朝享禮必行于廟

報功行賞亦必于廟則洛邑固已朝諸侯行封賞矣故曰以宗廟在洛無疑也惟告朝一事思天子以祝文遣使命東郊大臣代告疑亦可也但無經文可証耳王命之文為出疆設祭祖禰告命為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為文況祭祀必于宗廟而可行于疆外乎或謂設虛廟于洛載主在于是遇時祭則祭如烝于文王武王是也禮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則廟不可虛設矣則所謂四嶽之下皆有廟榭又曰明堂見于太山不知據何

經而云然乎戍周宣榭火是周東遷平王都于此矣其有固宜又何可引以為証也切更思之

又郊社之義謹按孔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王者祭天于郊南面陰也陰氣者地之體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天地之大義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牛羊豕為太牢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牛羊乎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王者父天母地不必事事同然后為禮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自

有等降也只如人事父母其孝愛之心則一其事則不可同矣禮以節文爲主若無節文乃非禮也周禮成于劉歆歆是不知三綱之人其書不可引以爲証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當以活法觀若以死法觀之則得乎天子而爲諸侯得乎諸侯而爲大夫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乃得爲諸侯大夫者以得乎天子諸侯而爲諸侯大夫成甚說話謂變置社稷如天子變置諸侯若欲變置土穀則土穀不可變置若欲變置勾龍周棄則一世

偉人矣靈在天不可以比無道諸侯誅責而變置之也必矣又旱乾水溢人君當反躬脩行令反加誅罰于鬼神果何義耶曲禮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來教謂禮曰天子祭天祭社稷祭五祀出于何篇也曲禮下篇又曰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諸侯之所不得祭地雖爲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諸侯各以其

方色是諸侯雖祭地而比之天子則有等矣諸侯方祀
殆為是乎夫諸侯之不敢祭天猶支庶人之不敢繼祖
也諸侯之得祭地猶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按孔子
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地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
極焉又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
夫禮必本于天殽地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曰社
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禮雖無明文猶當以義起况順于理義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思博觀天下之義理可也

又示諭數端皆列聖因革大致也謾具鄙見幸却揖其未到建正自黄帝堯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禪因而不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建子者為天道至微所以因時易命改建所以發明三陽之義以詔天下後世其旨深遠不可淺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服色恐是

隨五德之運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尚黑湯征伐西方金
故尚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尚赤不只以物生之色為
上也忠質文之更尚承忠之獘以敬太史公之言非是
忠與質相近大抵虞夏質殷周文殷人以木輅為先輅
是尚質也周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其文可知也聖人欲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是文質參用也周以玉輅為先輅今
乘殷之輅謂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亦可也禮樂之儀

章器數須有本文為之記可也不可謂之經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禮之理樂之義則存乎易詩書春秋之中矣故通謂之六經貢賦王畿之内穀粟自足用若夫禮樂制度所須之物則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故任土作貢各以其所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

又魯惠欲以私愛立桓公隱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讓桓則與有罪矣傳說未可非也首止之盟義繫于齊桓之會王世子而不繫于王世

子會齊桓無虧之殺義繫于宋襄而不繫于齊人齊昭殺孝公之子三傳不載未詳其事不可鑿也春秋之時天子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罪于司寇以忠孝葢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于衛而非繫于齊也聖人權輕重不失毫釐君子積數十年探討之心而為之傳豈苟然也凡有

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后講論乃能大有益耳若見一義即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為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又承討論春秋學其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問姑道所見大一統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更當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陽之發天道至微聖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于易民觀聽也易月之意無可疑者聖人制作萬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

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憚乎一箇春字便是行夏之時正次王王次春則立意又别也以周書考之嗣子即位于初喪者也踰年之制方欲討論深思只是國史于此年之首方記即位之事也春秋之法大復仇然不為復仇而作也復仇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寵褒姒黜申后廢嫡子立伯服破滅宗周其罪甚大故其父子間聖人所難言也及其瞷仲子䠞屨車之轍然后書而深罪之也然則聖人所以不以復仇責平王者其意所見殆與書

晉弑其君州蒲之類相近似乎故謚法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隱公若不自立使諸大夫具事本末請王命則可免矣傳謂隱無正者正謂不請王命耳故仲氏以攝為無正為非義之所存也故紀侯之去與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國書之而不書奔故不與其他失國者一例以名書之也可謂權輕重不失毫釐矣伊川先生未成書故不能無毫釐未盡善處也公子郢雖當立孔子正名必須請王命然后為正也田常

弑君告于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豈得不告告而從則必請王命王若能從魯請興義師使為平定天下之端不為東周矣

又首年之義恐不可泥于一說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于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記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當時諸侯紀元乃是實事與後世改元者不同也聖人于元上見義若諸侯無元則亦不成㟁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

不可謂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載其理春秋見其用恐義亦當如此也袝禮必行之于廟但皆不見其制度書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無徵不信不敢遽立說耳聖人釋欒書歸弑于一國之人若聖人事親在手當誅一國之人乎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竊意春秋當以復仇責乎王而聖人不責之意亦別有說乎不然愚說亦有味也隱公不請王命固不是請王命而有得國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義請王

命而立宗人之賢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執一也若紀侯者非齊侯無道暴橫之甚則多守其國者也去太王則遠甚亦賢于其他自取滅亡者也故聖人書法如此舜之為子孫孫又不格姦不可與常人比並而論以也天下有大義亘古亘今不可磨滅要在識之而已以衆授齊侯亦聖人與狂狷之意非盡善也無情反復然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専在言語之間也

又先儒之說須傍附義理不可輕破要在自以意觀之所謂以田爲地統者爲是二陽也偶便是坤矣若陰則從陽者也豈可以爲統乎明者陽也晦者陰也見者陽也不見者陰也寅正三陽發見明孰加焉故先儒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必以此爲正也

與孫正孺

貧家絶禄又供遠費會計歳入不贍正以爲撓辱下喻尋常亦爲公憂之然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

人果有此意否古之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隱居高尚濯畦粥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則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又如生知將聖猶且會計升斗看視牛羊亦可以為俗士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后謂之清高之人哉正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也以先世之契不敢不盡言

又大抵行貴精進言貴簡約敬夫之言真有益于左右

者也便可于此痛加工夫平仲云心者萬化之原至理之所在此是籠罩語非端的見者也何以明其然天也命也性也豈不可如此言乎餘所立言皆如此也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

又禮者因人情而為節文者也不知此庶母者平日事先人其禮秩何若其功勞何若若重則從重輕則從輕似不必虞不必作主為之服緦既葬而除歲時若當祭之則為位可也更自隨輕重裁處可也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先王制禮只是大槩斟酌得中正在當人耳又左右資稟過人大要學問充擴之須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汲汲焉如不及然后可耳光陰易失故大禹所以惜寸陰也辱許顧我少留幸甚惟恐不肯留耳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古詩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夜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其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著悟處則亦空相守也切望深察

又和公所以眷存契末者甚厚甚勤而某適以畏陰溼不能副其意深慊不足也敬夫特訪陋居一見真如故交言氣契合天下之英也見其胷中甚正且大日進不息不可以淺局量也河南之門有人繼起幸甚幸甚又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后所居而安只于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於行持坐卧上見方是真見也更須勉旃光陰易得摧頽之人亦有望于警策也

與談子立

向謀之仙墅果否人但恐立志不堅確樹立不終久自
退步耳若志意堅定樹立日豐厚久長則所居即為勝
地亦何必依名山大川也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汎濫要
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為是耳道學
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力相規戒庶幾有立
于聖門不淪胥於汙世也

又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既葬而反虞虞必作主
祔者以上祔于廟也夫喪三年則凶事也三年之外則

四時祭享爲吉矣父在有母之喪不敢見其父者不敢以喪禮見也宗廟祖宗尊者之所安也未除喪而祔而以喪禮入廟可也故伊川先生以爲必三年而後祔禮也卒哭謝弔者有輕重遠近或往或不往度吾之情何如耳古人居喪百事皆廢雖不往豈不可乎禮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精在我者也心誠則得之矣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子立其勉之

與毛舜舉

伯氏為題齋名曰不息其意蓋曰天之所以為天者至誠無息而已君子不息所以法天也人以窮理盡性贊化育天地之事期我我其可不自強耶此事在謝先生論語中説得甚力且分明可反覆熟看直俟看得入神不在語言文字間然後為真得也吾友勉之

五峯集卷二